

42

36

12

準  
貴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金亮之惡

高宗紹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爲平章政事亮本名  
廸古乃金太祖子幹本之子爲人慄急猜忌殘忍任政自  
以己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嘗懷覬望及爲中京留守專立  
威以懼衆結蕭裕爲腹心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孺知其  
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  
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弒逆事至  
是引裕爲兵部侍郎 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爲右丞相亮  
生日金主遣近侍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殿馬賜之金主  
后裴滿氏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近侍奪回賜物亮





本謀不軌疑畏益甚 十九年三月金主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 五月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均草詔叅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均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出亮于行臺亮過中原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冬十月金主直殺其弟胙王嘗勝遂殺其后裴滿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於裴滿后后白金主致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一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

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嘗勝平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昔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嘗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帝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嘗勝查刺亮乘此構嘗勝查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士舊受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



省令史亮度與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  
給事寢殿夜嘗取符鑰歸家是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  
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塔徒單貞及  
平章政事秉德左卿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刃  
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塔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  
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  
主嘗置佩劍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刃投榻下金主求刀不  
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  
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有  
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卽位詐以金主  
欲議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

爲左丞相唐括辨爲右丞相烏帶爲平章政事謚裴滿后  
爲悼平皇后廢亶爲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春正月  
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爲太后徒單氏與大  
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弑亶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  
至此金主啣之至是追尊幹本爲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  
爲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  
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  
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  
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尙如前  
日邪 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曰亮在熙宗世見太  
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卽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



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卽勸進脚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  
尙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  
辨判太宗正事胡里甲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  
留守阿鄰北京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  
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  
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  
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尙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爲  
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  
離喝等夷其族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  
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遠設誣劄上變遂殺撒離  
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

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 二十一年五月金主  
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于宮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  
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爲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  
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選納焉宰相  
乃奏請行之遂納阿魯子沙魯及胡魯子胡里刺胡失打  
秉德弟乂里四人之妻于宮尋封乂里妻高氏爲修儀崇  
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爲帝定哥使  
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爲后定哥初不忍亮誅之  
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卽納之宮  
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  
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刺補出其妻蒲察



父察而納之。父察亮姊之女也。二十二年十二月金主亮聞濟南尹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氏儀容整肅召之烏林答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聞自殺。二十三年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嘗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金大氏在燕嘗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二十四年十一月金主納其諸從姊妹於宮壽寧縣王什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兀朮之女也師

古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貞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也蘇麻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侄也張定安妻奈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南只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耻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貞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師古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其觀之帝於臥內遍設地衣俛逐為戲二十五年冬十月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還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燕后及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一束跪后



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咎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咎之我有子如是寧忍咎乎此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嘗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三十一年八月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初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通之因使伺候動靜凡后所爲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未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旣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

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克爲己子克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后左右數人名皆令殺之后方擣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下跪尙衣局使虎特未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克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皆殺之封高福娘爲鄖國夫人以特未哥爲澤州刺史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附

高宗紹興二十年三月遣叅知政事余堯弼如金賀即位及遣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遺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



此希世之寶也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  
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二十一年二月以巫覡為金國所請使使至金首請迎靖  
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頗放使唯唯而退  
二十三年三月金主亮自上京如燕遂改燕京為中都大  
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都大  
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知書遣完顏長  
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以為南侵之漸既而汴京大火宮  
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二十六年三月東平進士  
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  
外州軍因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特能贊朕而

已豈以其左卜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  
惑眾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  
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憲典 二十七年二月金主亮  
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厲翰林直  
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  
嘗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覩有二  
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  
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鑿鐙將從之前而朕嘗所御小駿號  
小將軍者翛已整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  
勃起起馬蹄問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  
碧焜耀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均天之



宮殿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髻鬢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昇朕曰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伏而謝使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喑聲如震雷驚而寤喑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矢昭應如此豈天假手于我令混江南之車書耶衆皆稱賀於是南侵之議益決 二十八年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

爲對亮大悅永固卻立楹閣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上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繪締好歲事無闕遠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營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以爲右丞嗣暉爲叅知政事永固遂請老 秋七月金以李通叅知



政事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謂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琬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難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友事

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方可以爲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承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欲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議舉兵南伐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叅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宰相湯思退大怒貶中官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亮命其左丞相張浩及敬嗣暉內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彥舟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考



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兵器並致于燕又建汴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飭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五  
月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歸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設此二端爲詞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

張浚忌之貶知綿州六月帝問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人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至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六連禍結何時而已三十年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旦宜生閩人也上命更部上書張燾館之都亭時謀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首丘諷宜生微問其的宜生爲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爲介所告金主烹之八月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爲之備不聽命允中致仕三十一年三月詔廷臣議邊事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



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南侵已決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宋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狄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信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路都統吳拱知襄陽部兵二千戍之退守荆南以視緩急五月金人來求淮漢之地初金主亮聞人言行在景物繁麗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僉

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以賀天中節爲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帥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詔以王全誥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無失機會六月金主亮遷都于汴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初金調馬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併舊籍民馬其在東者



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儲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亮曰北方此歲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自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蠡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平上疏諫南伐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國者凡百三十餘人 遣徐壽如金賀遷都詰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壽乃還

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布置課酒權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其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與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人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人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



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  
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  
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  
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二千餘人悉降得器甲數萬金  
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  
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  
國載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  
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者山者數十萬金人  
圍之及不下砦首勝最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陳于山  
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  
以天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

重勝圍突四擊金陣開復台戰移時身被數十槍肩又出  
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  
絕其水砦中食乾糧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  
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問出砦趨城中  
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放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  
面攻之勝募兵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  
遁去

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  
已巳起復成閔爲京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亮分諸道兵爲二十二軍置左右  
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爲左大都督李



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爲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  
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  
安劉夔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祭州以瞰荆襄  
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趨大散關  
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一萬入淮陰金主  
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尙書省命后徒單氏與太子先  
英皆守張浩蕭王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戒服乘馬具裝起  
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擅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  
李通造浮樂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庚辰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備清河潁河渦河口  
丁亥冬高平人王方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友直勿從

父佐遊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  
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卽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  
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爲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  
萬制爲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  
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未幾自壽春來歸詔  
以爲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  
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  
勝遣人邀之寶逆風至東海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  
金兵於西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  
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監擊  
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



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于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旦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辛丑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拒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拒之 丁未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卽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

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况知明達衆心歸之竟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一愛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其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于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其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卽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十事追尊訛里朶爲帝 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卽棄廬州退屯昭關兵皆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



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  
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聞者審爾  
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  
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  
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其昌  
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  
定成淝水之勲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  
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省人虞允文叅贊軍事尋  
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金人自真州統制邵宏淵逆  
戰敗走 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樂  
水澗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爲造船督責苛急將上

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薪木煮死人膏爲油用  
之 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楫真揚之民于江南留  
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于皂  
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  
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  
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丙寅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  
島殺其將完顏鄭家奴寶旣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  
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日泊陳家島相拒僅  
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 自橈樓中如鐘鐸聲眾  
咸奮引舟揮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  
敵兵入舟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驟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



萬海波騰躍敵大驚掣可舉帆帆皆油纈綿亘數里風浪  
捲聚一隅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  
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  
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元顏鄭家奴等六人擒倪  
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  
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十一月壬申召  
張浚判建康先是秦檜旣主和吳然不復以邊事爲意浚  
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  
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  
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  
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治疾則禍輕而易治惟

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  
安全不然後將盛贍事下三省檜大怒貶浚連州居住及  
檜死朝廷復以和爲可恃如檜時浚方居喪會星變求言  
浚慮虜數年間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莫爲之備  
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  
不敢以喪爲嫌復上疏極言臺諫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  
以動國是復貶永州居住至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  
極言浚忠蓋帝悟乃有是命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  
代將其軍金人犯瓜洲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  
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人固守  
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



汜以克敵弓紂卻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  
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錡不  
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橫以孤  
軍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  
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走趨建康  
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  
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  
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  
亮怒曰爾首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誓明日  
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  
岸土以號命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

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  
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  
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金帛告命皆  
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  
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  
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  
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  
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船絕江而  
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  
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  
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鱸船衝敵



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  
 文授以金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  
 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敵  
 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卽位于東京改元大定拊髀歎曰朕  
 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平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  
 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  
 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  
 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  
 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  
 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還而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  
 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也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縫上流

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明且敵果至因夾  
 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  
 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  
 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  
 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卽耶律  
 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  
 字皆殺之 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  
 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  
 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  
 兵滁河造三廂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  
 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



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固定陛下蜀相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枝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等爲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土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

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遠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期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繼死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屍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承年梁琬大慶山等皆



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  
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  
兩淮者皆拔柵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樵言歲星分在  
宋金主將自斃至是果然 金主雍知亮被殺趨入燕京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張浚至建康先  
是浚被召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  
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  
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  
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衆猶二萬屯  
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  
下治犒軍畢卽趨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辨行宮儀物至

是遂請車駕臨幸帝從之 戊申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  
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  
倚以爲重 三十二年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  
時金亮旣死中原豪傑並起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  
以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  
詣行在帝大喜厚資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下令散  
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卽位 二月癸  
卯帝發建康瀕行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  
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係中  
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從矣不從 閏月  
辛棄疾至山東值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



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自帳中縛安國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夏四月戊子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此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旣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以時酒掃祭祀心實

痛之若彼能以河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立至燕金閣門見國書不如式卽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及魏勝敗之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擇勁悍三十餘騎拒于石闌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十人備險金兵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

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

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旣



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于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赴援  
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于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  
之統制張汜畧陳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  
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者半圍遂解  
六月罷三招討司以金人議和故也初李顯忠陰結全  
都統蕭琦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毫趨汴由汴京以通關  
陝關陝旣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  
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顯忠初名世  
輔綏德青澗人世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年十七隨父永  
奇出入行陣以勇捷知名先是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  
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受國恩乃爲彼用耶會劉豫

合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卽歸  
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從  
元朮以萬騎獵淮上世輔令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  
執元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元朮授  
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  
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汝謂由商鞅歸朝第報我  
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金撒離喝至同州世輔以計執  
之馳出城至雒河舟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  
憇高原望追騎益多撒離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爲  
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遂推之下追  
兵爭救得免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急遣人告永



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屢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既至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衆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為延安經畧使與其臣王樞嚙訛同出師時經畧九年五月也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夫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嚙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嚙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既到此乃命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嚙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驅之馳

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得號萬人

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遂見吳玠於河池尋之行在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建炎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泰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三年夏四月禁內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



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違者處以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申書揆而議之門下審復之尙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尙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 六月以久雨恒陰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

之政比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己 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道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編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宮廬毳幕之車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醑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操弓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使令對臣下之則思二帝母后誰為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



天海福實有所未至耳 七月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  
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  
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復古井田  
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  
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  
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  
本政之制每六十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  
稅米五萬一千斛錢石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  
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  
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  
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  
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一皆以一同之租  
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  
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稅絹  
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日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  
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  
使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  
六百里以古尺記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  
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  
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  
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  
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



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未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當世論者皆躓其言紹興元年九月知潮州汪藻上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真本朝廷已收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厯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檇杌曾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

其重如此故書楊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開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厯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成之事乃一代典章殘闕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至遐狩今



若無書記實恐于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細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十年之間朝廷之設施豪傑之謀謨政事之興廢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羣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施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畧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畧聖人猶爾况其他乎中原失守

三日間矣及今耳目所接尙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爲况此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事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赤顛倒則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得預聞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尙班班可考矣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中史官不廢伏望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自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繕寫進呈以



備修日厯官採擇帝從之卽以命藻後因基

崇禮言專以其事付史官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嘗同還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

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

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敗死上下蔽蒙養

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

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

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辯邪正則公道

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

邪正不分君子小人皆有黨而所以爲黨則異君子之黨

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且知元祐臣僚中遭讒謗

寃寃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

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日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成元

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

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日

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

四年夏四月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祖禹

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

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爲謗誣雖嘗下

詔明辯而國史尙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

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

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一史



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既又除嘗同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日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効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十一月以金齊兵退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

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  
爭先武先保河南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  
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  
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  
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秦  
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  
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  
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是不足  
以混一區宇哉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思  
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  
精銳士馬日以耗散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



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  
 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  
 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眾  
 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  
 都金陵其後淮南為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  
 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  
 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  
 襄置三大師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  
 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  
 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  
 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

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  
 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驛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  
 而言謂關中為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便  
 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  
 府規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  
 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極養之深其心未嘗亡  
 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  
 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  
 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闕而日感事不  
 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  
 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



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嘗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



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旣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卻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卻之此何可往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畢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言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庫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肱股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

卷之十一

三



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  
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  
之際非得卓犖瓌璋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  
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翌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群之  
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爲黨與  
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  
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  
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  
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  
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材之歎蓋少留意  
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  
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  
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  
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之  
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巨也而羣小嫉妬之  
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  
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  
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  
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伏  
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  
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  
工聚財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



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尙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模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蓋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先自退屈而欲責成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實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所以致其實畏之誠比年以來災沴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叮嚀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惓惓之忠疏奏



上爲賜詔褒諭然不能用

五年二月置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享伯爲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買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因經制之額增析爲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戶部侍郎張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奢侈自朝廷始員額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枉費日積月聚惟軍需是慮中興之業可致帝善其言

十四年三月大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闕表請臨視帝從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闕講易泰卦胡宏移書責闕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爲大恩師儒之臣旣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詞欺罔孰甚焉



十六年春正月帝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庶幾焉

十八年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嘗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二十四年八月禁百官過輪對自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

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銷翠乞禁鹿胎虎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

可令檢舉約束

二十五年十二月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陳邦瞻曰建炎紹興之間其時事可謂亟矣然君臣之所欲有爲者槩可覩也李綱曰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措意嗚呼若是而猶望其戡大



難成大功豈不難哉講和之後人主耳目壅蔽雖欲自達無由試讀其約束輪對戒諭臺諫二詔亦可悲矣

孝宗之立

高宗紹興二年春正月辛未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嗣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河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來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吳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改名瑗



五年夏四月封和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尋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璩時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二業其在是乎飛前此亦疏請建儲云 陳邦瞻曰余觀岳少保請高宗建儲事未嘗不悲其忠而惜其智也夫造膝密謀為宗社計慮根本此誠忠臣事然惟腹心大臣得為之非將帥任也智名勇譽蓋一世挾震主之威而居不賞之功斯已危矣猶欲與人父子間事乎矧苗劉之變實立明受帝庸主也豈能遽忘諸將而飛乃觸其深忌安知讒人不以此為中傷地也史稱趙鼎請正建國皇子之號秦檜曰鼎欲立太子是謂陛下終無子也鼎由此獲罪然則飛之不免蓋可見矣

九年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為崇國公聽讀于資善堂

十二年春正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崇國公璩為恩平郡王

十五年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詔普安郡王

解官持服

三十年二月甲戌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初帝知瑋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



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荊州提點刑獄范如圭  
撥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  
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意遂決制授瑋寧國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 丙午加恩平郡王瑋開府儀同  
三司判太宗正事稱皇侄

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建王瑋爲皇太子初金亮南使兩  
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  
瑋請率師爲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  
將兵因爲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  
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  
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

立更名睿 六月庚午詔集議子爵封爵戶部侍郎汪應

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人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  
可封秀王詔安告母張氏爲王夫人 乙亥帝降手札皇  
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  
壽宮太子固讓不許 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面諭  
之太子固辭卽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於  
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太子遂卽帝位班退  
上皇卽駕之德壽宮帝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  
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  
託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  
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



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耻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丁丑帝朝太上皇帝於德壽宮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 庚辰帝五日一朝德壽宮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 隆興和議

高宗詔興三十二年六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卽位七月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

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可復帝懷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特與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意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多沮之 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爲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之時金主以朝廷欲正敵國禮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孝宗隆興元年春正月庚子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  
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爲江淮宣撫判官先  
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  
動中原之心用師淮濡以爲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  
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  
江淮衆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其  
所繕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  
下上念祖宗之讐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  
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  
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威帝嘉納  
之三月壬辰金帥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鄆諸

州之地乃成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  
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八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志寧  
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  
見且遣滿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  
將爲南攻計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  
浚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  
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  
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  
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  
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  
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



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  
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圍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  
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  
淵敗金人於宿州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  
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  
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哉不云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  
納歸止人臣恐他日必爲子孫憂張浚欲意用兵若一失  
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罷主十朋論浩八罪  
曰懷奸誤國植黨害盜懼忌言蔽賢欺君詆上帝爲出浩知  
紹興府十朋再論之予祠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  
溝金右軍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力戰敗之遂復

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者接  
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福金守將  
滿察徒楊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于  
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三將不協未  
幾蕭琦復降於顯忠丙午李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  
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  
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  
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井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  
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入千  
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  
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旣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



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  
爲淮南京東河井招討使宏淵副之 癸丑金紇石烈志  
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李撒復自汴率  
步綺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  
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  
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目  
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  
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  
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季彥季亦遁顯忠移軍入  
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蒞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  
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情  
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可餘步顯  
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  
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  
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  
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  
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  
所喪軍資器械略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  
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  
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癸亥張浚乞致仕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  
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



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  
乃以魏勝中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  
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  
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棫入奏事浚附  
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  
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  
謂棫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曰上朕必不許帝對  
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  
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請和召湯  
退恩爲醴泉觀使奉朝請癸酉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湯恩  
退劾張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郭宏淵降官

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稱  
不與敵俱生心竇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  
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  
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遂起臣謂今日之師爲  
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讐爲二百年境上爲中原吊民伐罪  
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  
立固不以一劔爲群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旣待罪臣其  
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寬假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  
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爲御營使  
上嘿然改除十朋吏部侍郎復出知饒州 巳卯貶李顯  
忠官筠州安置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



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約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戊寅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移三省密院求海泗唐鄧泗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 直

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 康遣盧仲賢持報書曰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新較第准洞療之休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 冬十月戊午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許名分歸正人不可從 十一月己丑盧仲賢至宿州濮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置命遂以忠義貽三省密院書來上其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侄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 庚子湯思退奏以王



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  
之半初之望爲都督府叅贊軍事奏言人主論兵與臣下  
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  
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不若移  
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旣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  
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  
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  
四千里要害之地今不可許四郡若歲幣則俟得陵寢庶  
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彼賢願  
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帝然之 癸丑以胡昉  
楊由義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方言金未可和請帝

幸建康以圖進

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賜物

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  
詔以和戎遣使太 於廷侍從臺諫與議者凡十有四人  
主和者半可否者半 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汪伯彥  
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  
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  
尚能戰乎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  
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  
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  
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  
垂各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群臣多欲從金人所



請張浚及虞允文胡銓問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  
 湯思退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譽宗  
 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邊聞王之望行上疏亦  
 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  
 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  
 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  
 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  
 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  
 之不聽

二年春正月丙午金帥僕散思義復以書來議和 二月

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人失信執之帝聞昉彼

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曰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

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見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

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置 三月丙戌詔張浚視事江

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

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言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

今日事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

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

委四萬眾以守泗州非且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

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濞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乃

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切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

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

人



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櫃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 丁亥賊盧仲賢械送柳州編管張浚遣子棫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明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柳州 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謁右軍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言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恭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

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右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秋七月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撤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折水櫃不準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 八月胡銓上疏言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



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事若成則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吊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嘗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虛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吊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吊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籬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吊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旣成檜建議道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吊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陳思還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吊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



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吊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吊者七也側聞虜人表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浮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吊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與視與視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吊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尙可得乎此其可吊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能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兵食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



士之悲八也無銜璧與視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帛而就十賀利害較言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死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壬午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侄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如金師持周葵書致於濮散忠義及統石烈志寧 九月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不果行初忠

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直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揚存中爲同都督 冬十月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濮散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至是與統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



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 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辛卯湯思退罷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請思

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鉤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 戊戌復以陳康伯爲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故有是命 癸卯遣王之彥勞師江上 丙辰王恂見金二帥得報書已歸 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周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言者論之遂罷 丙子王恂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丙申以金人議和下詔曰比遣王休遠抵頰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侄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災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乾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初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杰僉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

洪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於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

完顏仲等入見 十一月詔收兩淮流散忠義人

三年五月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與

六年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金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嘗悔恨每欲遣泛使直之



陳俊卿既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洵洵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起釁不執則釁已立後爲不還計帝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醫雪餐糧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載受書札一節弗許遂行辛卯吏部尙書陳良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責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啟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力固於拱輪州郡疲於調發兵連禍結未有意期將帥庸鄙類之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

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金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叛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難尙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啟釁必須遣使則所取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內事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緩遠奏入忤旨毀瑞州居任尋移信州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



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杖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登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夾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一旦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九月壬辰范成大至自金

初成大至金密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旣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指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羣雜以爲言旣云廢祀欲俾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

孝宗朝廷議







陛下之志必於復讐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在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事霍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信當容顯陛下無自而知之耳上異其言至是召熹入對熹復陳三劄一言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家齊

國治而天下平今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紀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能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能御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人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止次言今之論國計者有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騫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



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言先王制馭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誨黜遠邪佞杜塞奸邪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劄切焉熹初讀第一劄上爲動容聽訖至第二劄論復讐之義上遂默然

淳熙四年三月己酉呂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濁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日有急誰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重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局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侵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



公論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雍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事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勵而振起視前代遠過者尤當愛護而扶持帝善之

六年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徧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



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望其風言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懷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未嘆不樂其生而貪利無耻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得而恤財又安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社之雙社又何

自而雪耶帝讀之大怒曰是所以我爲亡也書以疾請而不報論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以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且矣帝以爲然熹任職如故

八年十一月己亥朱熹奏垂延和殿烹去國二十年復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形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倖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議之風未著而汚賤者騁歟



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諶而反躬有未  
至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而陛下未悟  
也又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  
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致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  
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  
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  
已也則時聽外庭之論以因察此輩之有犯而操切之陛  
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  
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御之術則士大  
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  
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  
盡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以其生熟其苦  
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  
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  
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  
潛方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口  
徒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紀綱日壞邪佞充  
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群  
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  
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竦聽熹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爲  
七事以進上皆納之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社倉法者先  
是乾道中熹里居值饑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



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  
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  
還官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  
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其  
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  
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  
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  
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  
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十一年刪定官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其一曰臣請興  
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嗚相與論辨各極其忠

無忌諱嫌疑於事知事君之諫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  
即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  
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  
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  
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  
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  
悔之數年之間蠻夷君長常刀宿衛外不閉商旅野宿  
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君臣之間一能  
如此卽著成效陛下天錫勇智隆寬盡遠追堯舜宜不  
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仇  
恥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自勞雍雍于于以



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兩  
塲時若有詠誦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  
久薰蒸漸漬之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銷蝕也鳳凰之  
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以陛下無以今日所進為如是  
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碩相與講論治經邦之職將見無  
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其二曰臣  
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去矣而降言治者稱漢  
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去矣而降言治者稱漢  
唐漢唐之治雖其賢者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  
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亦然有志於道真所  
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廢也然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  
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  
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鯢較技  
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  
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嘗謂事之  
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  
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 而遂使小白直轡  
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韞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  
能自業見棄於人寄食出勝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  
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天中年少書生耳  
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



明耕隆中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王杜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逾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合而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鷄鶩之群日於瑣者共事信其俗耳痛目以是非口今試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致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且趨向既異則况莫既立徐庶

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直所謂懲美改惡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靡雜而其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退遺之明有朋亡



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爲陛下誦之其五  
曰臣聞人生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勝之戒周公作  
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更宰  
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  
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  
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陛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  
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  
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  
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  
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  
移往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  
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焉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  
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  
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  
此臣所謂言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  
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禹拱  
無爲而百事治矣上反覆贊嘆

十二年五月庚寅地震尚書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  
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  
時其爲奸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  
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  
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途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



聞某日修其禮文也某日進其書史也是以卿飲理軍以  
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  
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  
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  
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適日鎮星犯端  
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  
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  
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  
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  
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天變在遠臣不敢奏也不信可  
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也

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

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  
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  
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  
存而實亡人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  
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邪臣所謂言有事於無  
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  
富商巨賈閭閻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  
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蹶而覆之出  
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  
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



又於河南北僉民立營驛騎製馬械籍井泉而吾之間諜  
 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  
 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  
 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  
 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  
 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  
 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  
 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  
 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  
 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  
 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

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  
 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  
 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  
 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  
 今為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  
 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  
 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惟  
 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  
 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  
 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  
 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



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疑之敗以董蜀之心而董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可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爲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而學高明願留心於所以爲本原者焉

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上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

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人主之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滯不及而惟勢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人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宮闈之內端莊齋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覆盆之戒無一人



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  
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  
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  
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  
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謂人  
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  
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言將可相是有車而無  
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  
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  
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  
玄之比禦符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

惔知其必取蓋玄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搆博不必  
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  
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  
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見昭然卓寤勿恃聖德之崇高  
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  
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  
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文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  
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  
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  
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將如蕭何所奇  
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



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  
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  
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  
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朝廷百  
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  
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  
安有是理哉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  
而視其影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  
籍籍矣臣竊以是竊之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  
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  
說林之徒勢焰熏灼以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自

臣所面奏者雖蒙陛下委曲開言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  
輩但當使之守門傳令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  
逞邪媚作活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  
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况其有才適所  
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  
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  
已有出其門者矣至其納財之途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  
於將帥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養軍士本非得已而爲將  
帥者巧立名色頭會簪歛陰奪其糧賜而行貨賂於近習  
以圖進用此旣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陰奉燕  
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而陛下不悟反寵臚



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及古帝主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匹夫以一家爲私諸侯以一國爲私至於天子則窮覆極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

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疆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僞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



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  
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賢人終不得用  
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善政必不得立  
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臣竊寒心  
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  
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  
翼太子之說則臣竊恠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  
之甚也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  
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  
戲慢媠狎奇袤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又非皇太  
子之比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別置師傅賓

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  
復其職又置贊善大夫樞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稍倣六  
與親土之制置傅友諒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眾  
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直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  
責功效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以陛  
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  
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  
有他也直以一念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  
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  
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  
際常先排擯此等直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



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甚至庸極陋決  
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位是以除書未  
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  
一流矣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任之不得而重而彼之  
自任亦輕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  
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  
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也陛下  
試反是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  
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  
以任之者未盡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  
萬世無窮之計若是而猶曰不得其人豈理也哉至於振  
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以陛下一念既未能去其私邪  
之蔽而宮省之間禁密之地凡爲不公不正者得以盤據  
窟穴於其間至其敗露則又未能深割私愛付諸外庭之  
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容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  
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切究治紀綱既壞於上風俗頽弊  
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夫率習爲軟美  
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務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  
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肯稍拂其情惟其私  
意之所在則干塗萬轍經營計較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  
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明節之可  
貴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



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蓋自朝廷以及閭巷十數年間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間所謂元祐學術者嗚呼此豈盛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居無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

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而發於一朝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士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如唐天寶之亂其將相貴戚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臬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豈至直爲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此識者所以深恨於或者之言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軍政之



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臣皆已極陳於前矣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皆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竭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愈至於不可爲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然竟不能用

陳亮恢復之議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陳亮上中興論時金人約和中外忻然幸得蘇息獨亮以爲不可發解至京師因上言曰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所不至

以不極國家憑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况今虜酋庸懦政令日馳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計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俎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職爲忠義徂



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續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違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事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慰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



關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踰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垂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鑿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乎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垂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柰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

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

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

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

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

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

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

剽悍聽於之隙時講武藝襄陽旣爲重鎮而安隨信陽及

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

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

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

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



江淮則荆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潁  
 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  
 依吳軍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栢山以  
 為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與雜耕之  
 利為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  
 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候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鄧  
 之間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如  
 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  
 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  
 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則命驍將出祁山以截  
 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

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  
 應舟師由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梧奔走而大軍兩道並  
 進以搗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  
 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  
 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  
 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  
 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為東西之師有必不敢離京洛而  
 輕犯江淮亦可謂垂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  
 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  
 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帥必得絕意於  
 國家無貪功生事之心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



信以攻敵心一日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  
西之師有功則欲制敵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  
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  
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  
之力成大舉之勢臣心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避  
迨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  
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遷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  
就愚慮之略曰中興之難惟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  
學著書亮嘗還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  
西湖故云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

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  
代帝王之所相承也勢乎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  
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以安而無事也天地之  
正氣譬過而久不得歸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  
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  
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  
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  
敵召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  
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  
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  
兵戈爲何事也况望其憤故國之耻而相率以發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勝之隱恐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妄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利之深以爲大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比今世儒者之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旣久不可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



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月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黠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驚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繆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



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辟安庸  
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義而慨然  
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  
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  
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  
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日退縮矣當有度  
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  
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  
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來今日大有爲之  
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  
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

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  
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  
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  
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  
難自筭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  
宿重兵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  
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  
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  
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  
儔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耻撻士大夫之心  
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



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某勞蓋契丹征今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嘗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

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卑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統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財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輕畫而豪傑耻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



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本朝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重輕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

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史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營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旣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誠令臣舉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嘗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



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益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皆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定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嘗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嘗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相望至於建

國本朝二百年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相望至於建



災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雒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拓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雒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嘗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嘗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沉鷲有謀聞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

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



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  
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正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  
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  
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十  
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  
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  
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  
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  
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  
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  
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昭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

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爲之步  
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卑陳  
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  
書奏帝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神放故事召令  
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將見亮  
亮耻爲覲所知踰垣而逃覲以其不詣已而不悅大臣尤  
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  
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  
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  
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  
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



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怯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木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的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知見殊絕非陛下

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仇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



臨事不至之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戩  
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  
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  
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曰  
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  
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  
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管亮無  
完膚誣服爲不執事聞帝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  
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割其牘於地  
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  
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管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

亮父子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  
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  
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  
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  
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  
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  
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  
之智勇開拓萬世之心曾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  
朱熹呂祖謙等云

十五年夏四月陳亮上疏曰有非當之人然後可以建非  
嘗之功求非嘗之功而用嘗才出嘗計舉嘗事以應知者



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力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歡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考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嘗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

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本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隣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



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眞見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崩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僅僅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日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宸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

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在南方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凡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今有父兄之仇生



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  
 仇哉遺雷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實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  
 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  
 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  
 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  
 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  
 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就盡哉陛  
 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  
 之而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  
 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  
 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

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  
 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  
 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  
 也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  
 平處以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  
 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  
 乘正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  
 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  
 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  
 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  
 重帶玄武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



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候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  
干兀木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  
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  
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  
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正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  
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  
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卽位  
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嘗之事非可與嘗人謀也  
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  
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故書生得  
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負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望

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  
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徃徃有驗而聖意亦少  
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斲弛而棄不才  
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異言以軟美而入奇論  
目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  
其間遲回莫前而不敢有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  
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  
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雷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  
而用依違以爲仁戒論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  
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  
不可制之奸虜人非有方與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



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  
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  
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  
十七年之間遭養時晦示天下以樂而有親而天下歸其  
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  
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  
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  
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嘗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  
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  
怒示天下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  
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

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  
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  
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蹇路者議人之多  
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  
其悵悵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  
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  
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  
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其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  
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  
之爲常制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  
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







